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拉绿色产品贸易:特征、比较优势与出口潜力

□史沛然

[摘要] 在“双循环”背景下,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意义重大,促进中拉绿色贸易符合双方利益,可为“一带一路”延伸至拉美创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本文使用2002年至2018年的货物贸易数据,分析了中拉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拉绿色产品贸易的特征和趋势,并重点研究了中国绿色产品对拉美的出口潜力。通过使用双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出口潜力矩阵,文章发现,在现有的中拉货物贸易结构中,绿色产品贸易所占比重较低,贸易对象高度集中,但随着双方经贸合作的全面深化,特别是“一带一路”延伸至拉美,双边绿色产品贸易金额和种类都在稳定上升。尽管中国绿色产品在拉美市场面临着地理距离遥远、市场竞争激烈等客观困难,但中国的优势产品已成功出口到拉美。中国的出口潜力更多地取决于拉美地区的市场需求,一旦拉美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提升,那么中国就具备进一步扩大向拉美出口该类产品的潜力。此外,出口潜力矩阵也找出了部分对拉美市场而言具备不可替代性的中国产品,这也将成为中国潜在的对拉出口重点绿色产品。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拉贸易;绿色产品;偏离-份额分析法;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中图分类号] F7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21)01-0135-09

[DOI] 10.13529/j.cnki.enterprise.economy.2021.01.016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创新项目“拉美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潜力研究”(项目编号:2018LMSB01);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项目“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拉绿色金融与科技合作”(项目编号:2020YQNQD00131)

[作者简介] 史沛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实证计量。(北京 100007)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deepen its Opening-up policy. Promoting green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s in the interest of both parties and will create new growth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in extending the Belt and Road to LAC. This paper uses trade data from 2002 to 2018 to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rade in green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LAC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llaboration, and focuses on the export potential of China's green products to Latin America. By using the Bilateral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icator and Export Potentials Matrix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e paper shows that trade in green products accounts for a relatively low proportion in the China-LAC trade in goods structures and the trading partners are highly concentrated. However, a more in-depth China-LAC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especially the extens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to Latin America, makes bilateral trade in green products increase steadily not only in trade values, but also in trade variety. Even though Chinese green products in the Latin American market face difficulties such as long geographic distance and fierce competition, the products successfully exported to Latin America are China's advantageous products, and China's export potentials depend more on the market demand in Latin America. Once the demand for green products in Latin America increases, China will certainly have the potential to further expand exports of green products to LAC. Furthermore, the Export Potentials Matrix identifies some Chinese products that are irreplaceable in the Latin American market and could be potential priority exports to Latin America.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China-LAC trade;green product;shift-share analysis;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icator

一、引言与文献概论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逐步成为全球贸易大国,其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质量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经济体成为中国日益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其中,位于西半球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下文简称“拉丁美洲”或“拉美”)虽然与中国地理位置遥远,但因其自然资源尤其是初级产品资源丰富,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初级产品进口来源地之一。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拉双边贸易更是迅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智利、秘鲁等拉美主要经济体的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拉经贸合作也从改革开放至 21 世纪初期的积累期和随后十年的跨越期(2002-2012 年)进入到主动构建期(岳云霞,2018^[1])。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拉美地区开放。截至 2020 年 6 月,拉美已有 19 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备忘录,拉美已经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的共建者和合作者。

在现有的中拉双边贸易结构中,拉美主要向中国出口初级产品,中国则主要向拉美出口制成品。由于拉美生态多样性程度高,自然物种丰富,同时出口严重依赖农业和矿业等初级产品,因此,拉美在进行长期经济发展规划时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这正与中国推进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理念高度契合^①。早在 2008 年,环保合作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就被写入第一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2016 年,中国发布的第二份《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②进一步指出,中国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道,共同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并在环保、气候变化与减灾合作等绿色发展议题上开展交流与合作。由此可见,在迅速发展的中拉关系中,绿色合作始终是双方重要的合作议题之一。根据 Li and Zhu(2019)^[2]对“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下进一步促进中拉双边合作的研究,中国在目标 8“促进包容且永续的经济成长,达到全面且有生产力的就业,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具备比较优势,而拉美则在目标 13“采取紧急措施以因应气候变迁及其影响”具备比较优势,且双方在目标 3“确保健康及促进各年龄层的福祉”、目标 10“减少国内及国家间不平等”和目标 14“保育及永续利用海洋与海洋资源,以确保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上面临着共同的挑战。由此可见,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符合中拉双方的利益和福祉。

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绿色产品出口国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大规模提供绿色产品出口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本文提到的绿色产品的范围指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8^[3])、联合国亚太经社会(UNESCAP,2011^[4])、亚太经合组织(APEC,2012^[5])、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2017^[6])等国际机构以及个人研究者(Wind,2008^[7];Pasimeni,2017^[8])的相关研究中涉及的绿色产品(或清洁能源产品、环境友好产品、可再生能源产品,等),共 114 种产品(以 HS 6 位编码计),具体产品的编码和范围见史沛然(2020)^[9]。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绿色产品具备强有力的出口竞争力,而且具备开发潜力的市场更多地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帅竞,等,2018^[10];Leng et al.,2020^[11])。对于中拉双方而言,在彼此的发展道路上更深入、广泛和全面的绿色合作不仅能让各自的比较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也能帮助双方更有效地克服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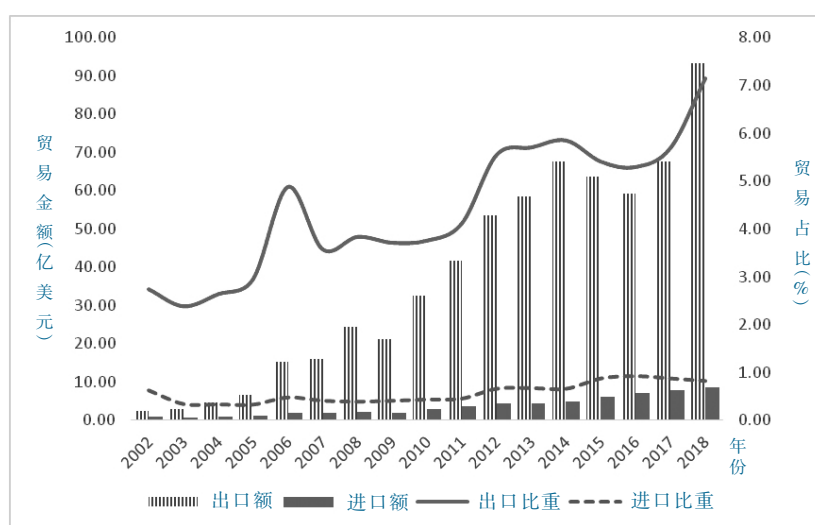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带来了全新挑战,在中国塑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技术含量和出口附加值较高的绿色产品是中国高质量和高科技制成品的代表,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上游,在全球绿色产品贸易中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一带一路”在拉美的延伸也将为中国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发掘国际市场竞争新优势提供新的机遇和市场。拉美国家长期以来均是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因此,中拉绿色贸易不仅可以成为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领域,也是中国高技术创新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时亟待深耕的热土。本文从绿色产品贸易的角度着眼,使用最新的贸易数据,讨论 21 世纪以来中拉双边绿色产品贸易的特征、中国绿色产品在拉美的比较优势和中国对拉美扩大出口绿色产品的潜力。双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出口潜力矩阵的实证结果

均表明,在当今的中国绿色产品对拉美出口结构中,绝大多数产品具备“正向优势”,在未来,中拉绿色产品贸易的潜力更多地取决于拉美市场的需求,中国绿色产品无论是在产品科技含量还是产能上,均有对拉美有进一步扩大绿色产品出口的潜能。

二、中拉绿色产品贸易的特征

(一)整体规模较小但呈增长趋势

2018年,中国双边贸易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达到3074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拉美出口金额为1487.90亿美元,进口金额为1586.10亿美元,累计同比增加13.7%和24.1%。但是,在绿色产品领域,中国对拉美出口额为93.32亿美元,进口额为8.66亿美元,在中国对拉美总出口和总进口中占的比重分别仅为6.30%和0.06%,且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另外,中拉绿色产品贸易在中国绿色产品总贸易中的比重也徘徊在较低水平:2018年的对拉出口为中国绿色产品总出口的占比仅为7.14%;在进口方面,2018年中国自拉美进口的绿色产品占中国绿色产品总进口的比重依然不足1%,仅为0.83%。不过,虽然中拉间绿色贸易整体规模较低,但近年来逐步呈现增长趋势,2018年中国绿色产品对拉美出口同比增长37.70%,创2014年至2018年5年增幅新高(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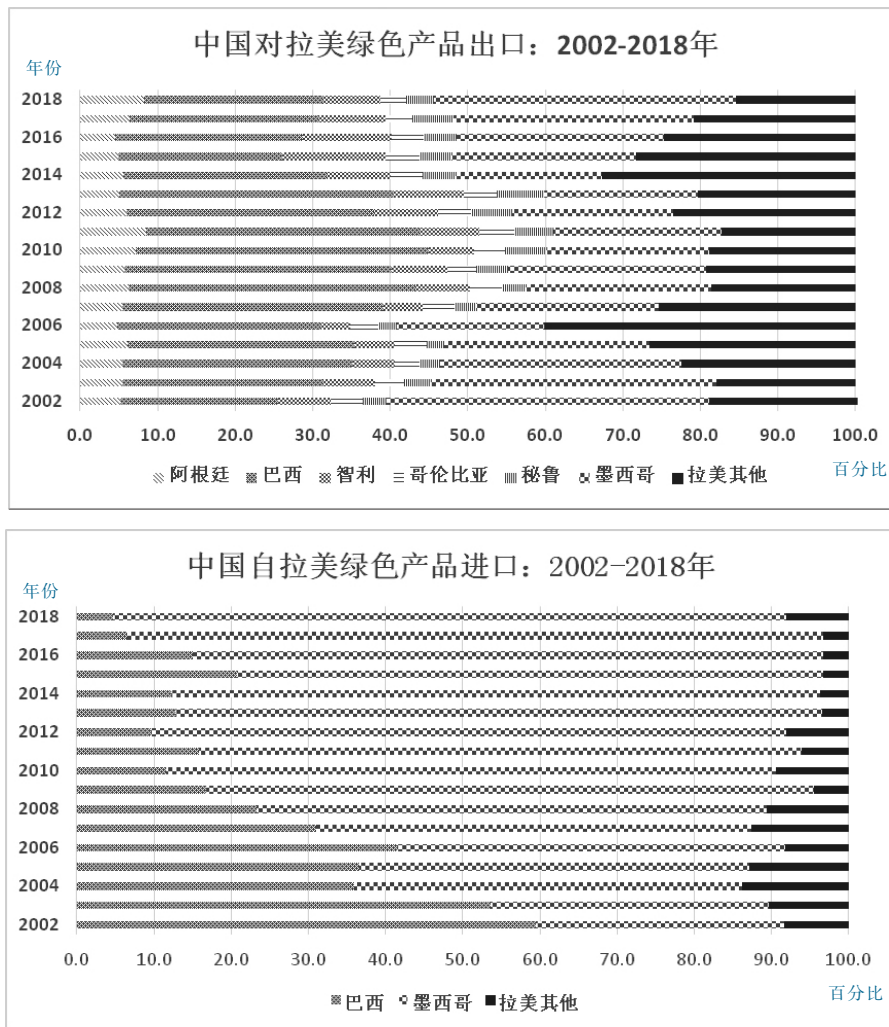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TS数据库。报告方为中国。

图1 中国与拉美绿色贸易概况:2002-2018年

(二)贸易对象高度集中

在中拉双边绿色贸易中,超过70%的中国绿色产品集中出口到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哥六国。其中,巴西和墨西哥是中国绿色产品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出口比重几乎都超过了50%。这两个国家也是对中国出口绿色产品最多的拉美国家,将近90%的拉美对华出口的绿色产品均来自巴西和墨西哥,部分拉美中小经济体至今没有实现对华出口绿色产品(见图2)。

造成中拉绿色产品贸易上述特点的主要原因是绿色产品普遍是中高技术类产品,进口方不仅需要有一定规模的国内市场,也需要有较为成熟的绿色发展理念。对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拉美地区而言,对中国绿色产品需求较大的,势必是区域内的大国。另一方面,生态多样性高、对环境变化高度敏感是拉美、尤其是加勒比国家的共性,拉美对有助于降低污染、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技术和产品的需求不仅长期存在,而且也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持续提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绿色产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在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双方贸易的深度和广度有望进一步提升,而中国对拉美扩大绿色产品的潜力,也将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



数据来源:WITS 数据库。

图2 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的绿色产品贸易情况:2002-2018年

三、中国绿色产品对拉出口竞争力:显示性比较优势

讨论中国的绿色产品是否具备对拉出口竞争力,比较优势是学界常见的判断指标之一。我们选择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指数来测算中国绿色产品是否对全球和拉美普遍具备出口竞争力:

根据 Balassa(1965)^[12],显示性比较优势(RCA)的计算公式为:

$$RCA_i^k = (x_i^k / X_i) / (x_w^k / X_w) \quad (1)$$

其中, x_i^k 和 x_w^k 分别为国家 i 和世界 w 产品 k 的出口总额, X_i 和 X_w 则分别为国家 i 和世界 W 的出口总额,

若 $RCA_i^k > 1$, 则国家 i 在产品 k 上具备显示性比较优势。基于公式^[1], 出口国 i 和进口国 j 两国间产品 k 的双边显示性比较优势(BRCA)则可以被表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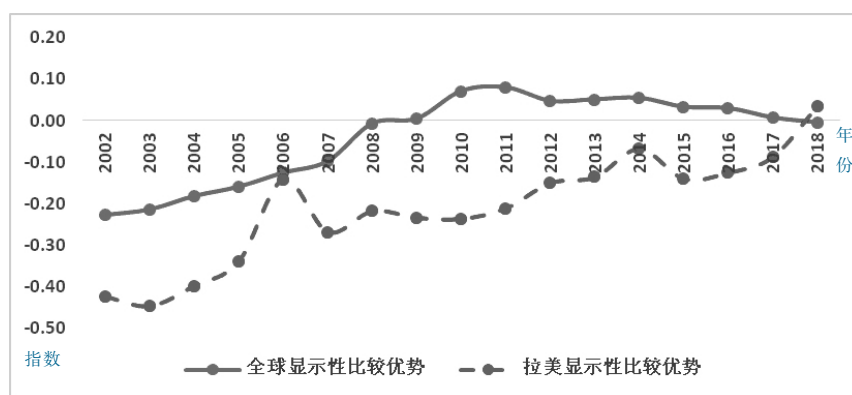
$$BRCA_{ij}^k = (x_{ij}^k / X_{ij}) / (x_{wj}^k / X_{wj}) \quad (2)$$

无论是 RCA_{ij} 还是 $BRCA_{ij}$, 其取值都在 $(0, +\infty)$ 之间, 呈现非对称性, 在本文中, 我们沿用 Laursen(2000)^[13] 的方法, 将 RCA_i^k 和 $BRCA_{ij}^k$ 标准化为对称指标:

$$NBRCA_{ij}^k = \frac{BRCA_{ij}^k - 1}{BRCA_{ij}^k + 1} \quad (3)$$

$BRCA_{ij}^k$ 的取值在 $[-1, 1]$ 之间,若 $BRCA_{ij}^k > 0$,则该产品被认为具备双边显性比较优势, $BRCA_{ij}^k$ 取值越接近1,则意味着显示性比较优势越大,出口的竞争力也越强。

图3显示了2002-2018年间中国绿色产品对全球和对拉美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整体而言,中国的绿色产品全球出口竞争力在2008年由负转正,而对拉美的出口竞争力虽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直到2018年才首次出现正值($BRCA_{ij}^k = 0.04$)。中国绿色产品对拉美出口竞争力长期处于低值的原因除了中国对拉美出口中绿色产品所占比例较低、不是中拉重点贸易产品外,也是因为中国的绿色产品在拉美地区面临激烈的竞争;同处西半球的美国和墨西哥均是全球排名前十的绿色产品出口国,不仅具备地理距离更近的优势,也普遍与拉美的主要绿色产品进口国签订了区域贸易协定,在贸易成本方面比中国更具优势。



数据来源:WITS数据库。作者自行计算而成。

图3 中国绿色产品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表1 中国对拉美出口绿色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概况

年份	产品数量(项)	出口金额(亿美元)	双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2002	16	0.11	0.38
2003	12	0.17	0.48
2004	17	0.18	0.45
2005	16	0.26	0.50
2006	22	0.52	0.48
2007	21	0.56	0.40
2008	25	0.62	0.40
2009	23	0.54	0.38
2010	29	0.68	0.38
2011	27	0.86	0.37
2012	30	1.05	0.39
2013	33	1.10	0.38
2014	35	1.31	0.40
2015	28	1.50	0.40
2016	30	1.23	0.44
2017	39	1.08	0.37
2018	36	1.70	0.41

数据来源:WITS数据库。

表 1 汇总了 2002 至 2008 年间中国对拉美出口的绿色产品中, $NBRCA_{ij}^k > 0$ 的产品数量、出口金额和双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均值。不难看出, 具备对拉美出口竞争力的中国绿色产品的数量和金额都在逐年递增。2002 年, 中国仅有 16 项绿色产品具备对拉美出口竞争力, 出口金额也仅为 0.11 亿美元, 至 2018 年底, 具备对拉美出口竞争力的此类产品的数量和金额分别达到了 39 项和 1.70 亿美元, 增长幅度分别为 125.0% 和 1423.5%。这意味着中国绿色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已经覆盖到了地理位置最遥远的拉美地区, 也表明中拉绿色产品贸易、特别是中国对拉美出口绿色产品的潜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四、偏离-份额分析法及出口潜力矩阵

为了更好地衡量中国对拉美出口绿色产品的潜力和优势, 本文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法 (Shift-Share Analysis) 在产品层面测算具备扩大对拉出口潜力和优势的中国绿色产品。偏离-份额法是国际贸易领域内广泛使用的、计算贸易产品竞争力的一种测算方法。Cheptea, Gaulier and Zignago (2005)^[14] 和 Gaulier et al. (2013)^[15] 将该模型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优化。王翔和陈江涛(2013)^[16] 也使用中国数据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和测算。本文沿用 Piezas-Jerbi and Nee(2009)^[17] 和 Giordano et al.(2018)^[18] 在实证研究中使用的方法, 根据偏离-份额分析法构建潜力矩阵。模型的设定如下:

国家 i 在 t 年的总出口即该国向全球各国(j)出口 k 种产品的总和:

$$ex_{i,t} = \sum_j \sum_k ex_{ijk,t} \quad (4)$$

则该国出口自 t 年至 $t+n$ 年的增长率为:

$$g_i = \frac{ex_{i,t+n}}{ex_{i,t}} - 1 \quad (5)$$

公式(5)可以进一步分解并被改写成为

$$ex_{i,t+n} - ex_{i,t} = g ex_{i,t} + \sum_k (g_k - g) ex_{i,kt} + \sum_j \sum_k (g_{jk} - g) ex_{ijk,t} + \sum_j \sum_k (ex_{ijk,t+n} - ex_{ijk,t} - g_{jk} EX_{ijk,t}) \quad (6)$$

g 是全球向 i 国总出口的增长率, g_k 是产品 k 的总出口增长率, g_{jk} 是全球向某一特定国家 j 出口产品 k 的增长率。 ex 为 i 国的全球总出口。因此, 一国从 t 年到 $t+n$ 年的出口额变化可以被分解为全球因素($g ex_{i,t}$)、产品因素($\sum_k (g_k - g) ex_{i,kt}$)、贸易伙伴因素($\sum_j \sum_k (g_{jk} - g) ex_{ijk,t}$)和竞争力因素($\sum_j \sum_k (ex_{ijk,t+n} - ex_{ijk,t} - g_{jk} EX_{ijk,t})$)。全球因素衡量的是如果国家 i 的出口增长率与全球平均出口率维持一致, 其出口增长的变化程度, 产品因素则考虑了产品 k 的出口增长率与全球总出口增长率的差值, 贸易伙伴因素考虑的是产品 k 出口到 j 国的增长率和产品 k 平均出口增长率的差值, 而公式(6)右侧的最后一项是残差项, 是国家 i 对贸易伙伴(j)的出口增长率和全球对 j 的总出口增长率的差值。换言之, 如果 i 国的出口增长率高于全球需求的变化率, 则其整体出口竞争力越强, 反之亦然。若将公式(3)的等号两侧分别除以 $ex_{i,t}$, 那么一国的出口增长率也可以被相应地理解为由全球因素、产品因素、贸易伙伴因素和竞争力因素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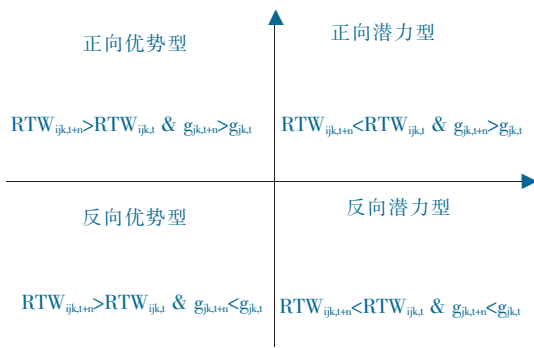
公式(5)和(6)计算的是 i 国的整体出口增长率和出口额变化程度, 但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计算出 i 国某一特定产品 k 向其贸易伙伴 j 的出口增长率和出口额变化程度 g_{ijk} 和 $ex_{ijk,t+n} - ex_{ijk,t}$ 。

最后, i 国的产品 k 占其贸易伙伴国 j 该产品总进口比重则为:

$$RTW_{ijk,t} = \frac{ex_{ijk,t}}{\sum_i ex_{ijk,t}} \quad (7)$$

$RTW_{ijk,t}$ 既是 i 国产品 k 在 j 国该产品总进口中的相对贸易比重, 亦是 i 国对 j 国在产品 k 上的相对贸易优势, $RTW_{ijk,t} \in [0, 1]$ 。如果 j 国对产品 k 的进口全部来自 i 国, 则 $RTW_{ijk,t} = 1$, 意味着 i 国是 j 国的主要出口方, 在国际货物贸易中 i 占有更大的贸易优势, 反之亦然。

根据公式(4)至(7), 则 $[t, t+n]$ 时间段内 i 国对 j 国出口的贸易潜力区间可以被分为四类: “正向优势型”产品体现为 i 国对 j 国出口的产品 k 的相对贸易比重环比上升且 j 国对该产品的全球需求环比上升; “正向潜力型”产品意味着 i 国对 j 国出口的产品 k 的相对贸易比重环比下降且 j 国对该产品的全球需求环比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Piezas-Jerbi 和 Nee、Giordano 等自行构建。

图4 贸易潜力区间

表2 中国对拉美出口的潜力及优势型绿色产品:2009年和2018年

	正向优势型产品	正向潜力型产品	负向优势型产品	负向潜力型产品
中国出口金额(2018年,亿美元)	86.32	0.25	6.53	0.22
中国出口金额(2009年,亿美元)	14.96	0.25	5.41	1.06
拉美进口总额(2018年,亿美元)	515.70	8.12	28.43	2.76
拉美进口总额(2009年,亿美元)	297.36	4.45	46.12	6.27
中国占比(2018年)	16.74%	3.03%	22.98%	8.02%
中国占比(2009年)	5.03%	5.59%	11.72%	16.92%
种类(种)	73	5	23	9

数据来源:WITS数据库。

升,该产品也具备扩大出口的潜力;而“负向优势型”和“负向潜力型”产品则与前两种产品不同,前者虽然具备出口优势,但是进口国的需求已然呈下降趋势,出口国很难继续扩大出口,而后者则是出口国的出口和进口国的需求均出现下降,可被视之为出口潜力衰退(见图4)。

构建潜力矩阵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ITS 数据库。出口方(i)为中国,进口方(j)为拉美 33 国的总值,使用的产品编码是 2002 年版的 HS6 位编码,样本时段为 2009 年(t)至 2018 年(t+n),样本周期(n)为 10 年。以 2009 年作为起始年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在 2009 年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产品出口国;其次,前文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测算也表明,2009 年之后,中国绿色产品逐步具备了出口竞争力。选取 2009 年之后的数据也排除了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拉双边贸易的影响。由于偏离-份额分析法也是一个时点测算法,选择这一周期的另一个考虑是在尽可能长的样本时期内兼顾趋势性和实效性。

表 2 总结了 2009 至 2018 年间中国对拉美出口具备正向优势、正向潜力、负向优势、负向潜力绿色产品的金额和相应份额。可以看出,2018 年,在被国际组织和学界共同认定的 114 类绿色产品中,中国已经实现对拉美出口 110 种,其中正向优势型产品所占比重最大。此类产品 2018 年的对拉出口额为 86.32 亿美元,较 2009 年时出口增幅达到 477.17%,出口数量也达到了 73 项。在 2018 年中国对拉出口金额最高的 10 种绿色产品中,有 9 项属于正向优势型产品,而发光二极管(HS 编码:854140)和科研、医疗专用热阴极荧光灯(HS 编码:853931)更是完全从中国进口。此外,2018 年这 10 种绿色产品的出口额达到 63.45 亿美元,占据了当年度中国对拉出口绿色产品总额的 68.00%(见表 3)。

相较于正向优势型产品,其他 3 类产品无论是出口金额和产品种类均十分有限。出口潜力矩阵的结果表明,能实现对拉美进口的产品普遍具备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中国是拉美重要、甚至唯一的进口来源国。虽然中国的绿色产品在拉美绿色产品总进口的金额和比重都较低,但尚有扩大出口的潜力空间。虽然由于中拉地理空间遥远而且中国绿色产品在拉美要面对来自美国和墨西哥等同为绿色产品生产强国的激烈竞争,但是随着中拉双边贸易日益多元化,中国企业可更多地立足比较优势,重点出口正向优势类产品,继续扩大出口规模。当然,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绿色产品出口国,但其向拉美出口绿色产品的潜力在相当程度上仍取决于拉美市场的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因此,中拉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所释放出的新潜力和新机遇,也会对中拉绿色产品贸易的未来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使用 21 世纪以来中拉双边绿色产品贸易数据,从深化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视角出发,根据

表3 2018年中国对拉美出口金额排名前十的绿色产品

HS 编码	产品名	拉美自中国 进口总额 (亿美元)	拉美自全球 进口总额 (亿美元)	产品在中国对拉 绿色出口中的占比 (%)	产品在拉美绿色 产品总进口中的占比 (%)	产品分类
854140	发光二极管	24.86	24.86	26.64	100.00	正向优势
850440	品目 8471 所列机器用的稳压电源	10.00	36.00	10.71	27.77	正向优势
392690	塑料制机器及仪器用零件	7.41	64.00	7.94	11.58	正向优势
850300	玩具用电动机等微电动机零件	4.62	20.00	4.96	23.12	正向优势
853710	机床用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4.03	27.00	4.32	14.94	正向优势
848340	滚子螺杆传动装置	3.23	16.00	3.46	20.20	正向优势
847989	船用舵机及陀螺稳定器	2.90	32.00	3.10	9.05	正向优势
870210	机坪客车	2.49	13.00	2.67	19.14	正向优势
850720	其他铅酸蓄电池	2.03	4.44	2.18	45.79	正向优势
853931	科研、医疗专用热阴极荧光灯	1.88	1.88	2.02	100.00	负向优势
总额		63.45	239.18	68.00		

数据来源:WITS 数据库。

中拉绿色贸易的特点,通过计算双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构建出口潜力矩阵,重点讨论中国绿色产品扩大对拉美出口的潜力。研究结果表明:

1.在现有的中拉货物贸易格局中,绿色产品在双边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较低。尽管拉美尚未成为中国绿色产品的主要贸易伙伴,但中拉绿色产品贸易总额、特别是中国对拉美的出口增速呈逐年递增趋势。

2.中国在拉美的绿色贸易对象高度集中,主要贸易对象均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国,对巴西和墨西哥的出口占据对拉美整体出口的50%以上,也仅有少数拉美国家有能力向中国出口少量绿色产品。同时,中国也面临来自包括美国和墨西哥在内的其他绿色产品生产大国的激烈竞争。双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表明,中国绿色产品在拉美的整体出口竞争力水平直到2018年才由负转正。但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绿色产品在拉美地区具备了出口竞争力,证明中国绿色产品的比较性优势已经逐步辐射到地理距离最遥远的拉美市场。

3.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构建的中国绿色产品对拉美出口潜力矩阵则在产品层面分析了2009年至2018年间中国产品在拉美市场的潜力程度。正是因为拉美市场高度集中化且竞争激烈,中国对拉美出口的绿色产品中,以正向优势型为主。这意味着中国产品的出口多样性潜力已经基本挖掘殆尽,而出口额潜力更多地取决于拉美地区的市场需求——一旦拉美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提升,那么中国就具备进一步扩大向拉美出口该类产品的潜力。而且,出口潜力矩阵也找出了发光二极管和科研、医疗专用热阴极荧光灯等对拉美市场而言具备不可替代性的产品,这也将成为潜在的对拉出口重点产品。

(二)建议

1.继续加大对拉美市场的拓展。拉美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将随着拉美经济社会的发展持续提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产品出口国,扩大中拉绿色产品贸易规模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对拉美出口的贸易质量,更符合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共同利益。因此,中国企业应该更主动地拓展拉美市场,寻找对拉出口重点优势产品,进一步挖掘对拉出口潜力。

2.将加强中拉绿色产能合作作为未来中拉经贸合作的亮点和重点。目前,加勒比国家已提出了绿色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概念,即通过使用更清洁、可持续的技术设施建设设备和产品,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无论是在绿色产品领域还是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均拥有技术、人才、资金、设备等全方面的优势和经验,可以与拉美在相关领域展开绿色合作,实现绿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3.以绿色合作为支点,最终实现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长期合作规划。本文虽然以中拉绿色产品贸易作为切入点,但是中拉绿色合作有着更广阔也更多元的空间。正如双边贸易是中拉经贸合作的起点和支点,在

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绿色产品贸易也应当成为双方绿色合作的起点和支点,在寻找扩大贸易潜力的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共同开发全新绿色产品、共建中拉绿色价值链等方式,实现全面中拉绿色合作,为中拉共建“一带一路”服务。

注:

①《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http://www.mee.gov.cn/gkml/hbb/bwj/201705/t20170505_413602.htm。

②《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http://gd.chineseembassy.org/chn/zlhz/zgdlzcwj/>。

参考文献:

- [1]岳云霞.中拉经贸合作:改革开放的动能、影响与导向[J].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8,(6):25-29.
- [2]Li Y, Zhu X..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J].Sustainability, 2019, 11(8):2297.
- [3]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limate Change:Economic,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M].Washington DC:World Bank, 2008.
- [4]UNESCAP. Climate-Smart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owards A Triple-Win Outcome[M].New York: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11.
- [5]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List of Environmental Goods[EB/OL].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Leaders-Declarations/2012/2012_aelm/2012_aelm_annexC.aspx.
- [6]ICTSD. International Trade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Transport: The Expansion of Electric Vehicles[J].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7.
- [7]WIND I. HS Codes and the Renewable Energy Sector[J].Research and Analysi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TSD), 2008.
- [8]PASIMENI F.. EU Energy Technology Trade:Import and Export[J].JRC Science for Policy Report, 2017.
- [9]史沛然.中国绿色产品出口潜力分析——基于拓展引力模型的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20,34(6):105-116.
- [10]帅竞,成金华,冷志惠,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可再生能源产品国际竞争力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8,(7):21-38.
- [11]Leng Z, Shuai J, Sun H, et al. Do China's Wind Energy Products Have Potentials for Trade with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A Gravity Model Approach[J].Energy Policy, 2020,(137):111-172.
- [12]Balassa B..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J].The Manchester School,1965,33(2):99-123.
- [13]Laursen K.. Trade Specialis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Advanced Countries[M].Cheltenham, UK and Lyme, US: Edward Elgar, 2000.
- [14]Chepeta A, Gaulier G, Zignago S.. World Trade Competitiveness: A Disaggregated View by Shift-share Analysis[R].CEPII Working Paper, 2005.
- [15]Gaulier G, Santoni G, Taglioni D, et al.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 Evidence from A New Quarterly Database of Export Competitiveness[M].The World Bank, 2013.
- [16]王翔,陈江涛.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贸易综合竞争力分析[J].统计研究,2013,(9):44-49.
- [17]Piezas-Jerbi N, Nee C.. Market Shares in the Post-Uruguay Round Era: A Closer Look Using Shift-Share Analysis[R].Washington DC: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2009.
- [18]Giordano P, Campos R, Ortiz De Mendivil C, et al. Flying to Quality: Export Sophistication as An Engine of Growth[M].Washington DC: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8.

[责任编辑:李小玉]